

古巴雪茄厂的神秘职业:朗读者

◆ 杨程屹

春季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13岁的桑托斯·多明戈忐忑不安地走进圣胡安马丁内斯镇一家雪茄作坊,开始朗读雨果的《悲惨世界》。他的声音洪亮清脆,仿佛海上一阵湿润的风吹进阴暗闷热的作坊。工人们都抬起头凝视着他,满怀期待。

这是他65年雪茄工厂朗读者生涯的第一天,对于这一天,88岁的桑托斯·多明戈至今仍历历在目。

自1865年以来,像桑托斯·多明戈这样的朗读者,每日走进古巴的雪茄工厂,打开一本小说或诗集、或报纸,读一段文字,抚慰着工人们干涸枯燥的内心。这一切如同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所说,是“自然而然发生,如同夜幕降临,白日西沉”。

古巴,雪茄圣地

19世纪上半叶的古巴是西班牙殖民者眼里的一座“永远忠诚的岛”,雪茄的醇香弥漫在岛国的每一个角落。英国作家伍尔夫曾形容古巴:“这海岛本身便是一具天然的保湿烟罐;地球上再也没有别的地方,泥土、阳光、风和水的组合比得上这里,栽种烟草再合适不过了。”

当哥伦布将雪茄带回欧洲,标新立异的贵族和富人迅速成为雪茄的拥趸。19世纪是雪茄风行的年代,在西班牙人的经营下,古巴哈瓦那成为全世界雪茄信徒的圣地。

1840年左右,哈瓦那雪茄生意极为繁荣,英、德、法……许多欧洲国家都与古巴签订了长期协议,要求每年从古巴进口雪茄。古巴雪茄业因此急剧膨胀,传统的手工作坊逐渐转型成了雪茄工厂,仅仅在哈瓦那就有超过500家的雪茄工厂,雪茄工人数量也超过1.5万人。

这些雪茄工人坐在高高堆叠的烟叶堆上,凭借一块木板、一把锋利的刀片、一罐天然菜胶、一些模具和灵巧的手指,日复一日地劳作,生产着优质的手工雪茄,清苦且枯燥。

西班牙作家哈辛托·德·萨拉斯·基罗加在目睹了雪茄工人的生活后,曾经感叹道:“没有什么事情比用优质的心灵教育抚慰这些悲苦的灵魂更重要了。”

1865年,雪茄工人出身的诗人萨图尼诺·马丁诺斯创办了一份名为《曙光女神报》的报刊,在它的开篇社论中说:“本报之目的,是为鞠躬尽瘁,对所欲奉献的社会阶级担负起启蒙之责。我们将竭尽所能使自己为大众所接受。”

然而,在那个时代,75%以上的古巴白人和90%的古巴黑人都是文盲,雪茄工人更是如此。《曙光女神报》的读者寥寥可数。

萨图尼诺·马丁诺斯意识到,要增加读者首要的是让雪茄工人脱盲,而让整日忙于劳作的贫苦工人全都能进学校受教育显然并不现实。

受监狱里为教化罪犯而组织朗读活动的启发,1865年6月21日,萨图尼诺·马丁诺斯在费加罗雪茄工厂组织了首次朗读,从识字的雪茄工人中选出来的工人代表朗读了《曙光女神报》的一篇文章,超过300个工人聆听了这次朗读。

具有启蒙意义的朗读

朗读给雪茄工人们打开了一扇窗,在他们机械劳动的同时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新闻,这令工人们十分欣喜,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工厂主因此默许了朗读者走进雪茄工厂。

渐渐地,更多的雪茄工厂开始效仿,许多工厂甚至专门为朗读者修建高高的讲台,以便朗读者的声音越过高高堆砌的烟叶和埋头苦干的雪茄工人头顶传播到工厂的每一个角落。朗读者成为一门职业,他们的报酬由雪茄工人支付。

一开始,朗读的内容由工厂主来决定。工人们渐渐意识到,“既然我们自己出钱,自然该由我们决定读什么”。后来,朗读的内容都由雪茄工人来决定。

雨果的《悲惨世界》是最受欢迎的作品。除此之外,司汤达、巴尔扎克、塞万提斯、狄更斯、大仲马的作品也是雪茄工人必选的经典。

诗歌和新闻也是工人们爱听的。在工厂的讲台上,古巴革命诗人何塞·马蒂激情吟诵:“纵然匕首刺进我的心,又能将我怎样,我有自己的诗句,比你的匕首更强!”

雪茄工厂里的朗读无异于一场启蒙运动,西班牙人渐渐感到朗读者身上酝酿的危险气息。

德赛尼罗雪茄厂的老板警告工人们远离朗读者:“工厂是用来工作的,不是用来朗读的,讲台是在学校里的,而不是用在工厂里。”西班牙人控制的一些主流报纸批评雪茄工厂里的朗读具有“颠覆性”。

1866年5月14日,古巴总督颁布禁令:“一、严禁以朗读书籍和报纸的方式,或以和其所从事的工作无关的讨论,从事让烟草店、工厂与店面员工分心的活动。二、警方应执行此法令,并将违反此法令的店家、管理人员或经理依法处置,根据案情轻重处以刑罚。”

西班牙人的担忧果然应验了。1895年2月24日,一名卷烟工人

将何塞·马蒂的起义命令装在一支雪茄里送了出去,点燃了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的烈火。

无法替代的传统与改变

古巴独立战争期间,一些雪茄工人移民到美国,把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建成了“雪茄之都”。朗读传统也随之而来,在坦帕的雪茄工厂里,朗读者曾被誉为“工厂里的王子”。

“从1900年代到1920年代,”美国画家马里奥·桑切斯追忆道,“我的父亲一直是加托雪茄工厂的朗读者。早晨,他朗读从地方报纸翻译过来的新闻。他也每日朗读直接从哈瓦那开来的船上买来的古巴报纸上的国际新闻。从中午到下午3点,他朗读小说,还得模拟书中人物的声音来诠释他们,就像演员一样。”

独立战争之后的古巴,美国人取代西班牙人成为古巴雪茄烟厂的大股东。此时,在古巴有120家雪茄烟厂,每一家都有朗读者。

1923年,广播在哈瓦那的卡巴纳斯雪茄工厂出现了。人们本以为朗读的传统将被取而代之。令人讶异的是,朗读者的地位并未被撼动。

每日清晨,朗读者们照例走进工厂,走上讲台,打开报纸或是杂志与书,为工人们读上一段喜欢的文字。下午,一些工厂会播放广播。但哈瓦那一半以上的雪茄工厂拒绝安装广播,尤其是那些传统古老的雪茄工厂。这倒并非因为保守,古巴最古老的雪茄品牌帕塔加斯工厂曾经第一个安装了朗读讲台,但却始终没有安装广播。

在古巴,有雪茄工厂的地方就有朗读者。尽管无法替代,卡斯特罗政府仍带来了改变。1959年,卡斯

特罗执政后,把古巴雪茄工厂合并重组,仅保存了8家雪茄工厂。

桑托斯·多明戈回忆道,在1959年之前,朗读者是由工人来支付报酬的,工人愈多,报酬愈多,所以朗读者会尽量选择那些工人比较多的工厂去朗读。

卡斯特罗执政后,朗读者成为工厂的雇员,拥有了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固定的工资。“我记得,我每月工资138比索,直到1984年。”88岁的桑托斯·多明戈对此记忆犹新。

“其他的没有变,只是人们受教育程度更高了。”如今的古巴已不是150年前遍地文盲的国家了,朗读者功不可没。在卡斯特罗政府的支持下,朗读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更多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加入到这一行业,他们曾经是记者、教师、诗人。现代的朗读者已不仅仅有一个好嗓音即可,他们还需要具备更多的素养。工厂里的朗读者们仍旧如同150年间那样,每日走进他们专属的讲台上,朗读报纸、小说、诗歌……他们仍然读雨果和大仲马的小说,但也读《达·芬奇密码》。

2009年,古巴政府将雪茄工厂朗读者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而在美国,伴随着手工雪茄业的衰微,人们只能在故纸堆里回忆:“世纪之交到1930年代,在坦帕和伊博的雪茄工厂里,有一群以洪亮而优美的声音向雪茄工人朗读的男子。正是这些朗读者的声音和文字,在广播和机械化之前告知、组织和激励雪茄工人,他们在1930年代之前靠手工制作,此后卷雪茄人和朗读者都被机械化取代了。”

摘自《看历史》微信公众号

唐山抗震救灾亲历记

游玉云



14.村民纠纷

我们赶着马车走到团部门口,一位衣衫褴褛的姑娘一把拉住刘文华:“俺哥,快回家,俺弟被人砍伤了。”刘文华一惊:“谁打伤俺弟了?”转而强忍怒火,低声向我请假:“队长,我弟弟被人砍伤了,我回去看看。”我果断地决定:“金志勇同志,你赶快向连部报告这特殊情况,我陪刘文华同志回去。”

刘文华妹妹(文英)哭哭啼啼,情绪激动地说:“昨晚,俺弟到车站扒了一袋面粉回来,半道上碰到邻居麻杆儿,他向俺弟要一些面粉,俺弟不肯给,后来有人从背后砍了俺弟三刀,抢走了面粉。今晨,俺弟去外地医院途中,他和同学曾斗过麻杆儿父亲,看来麻杆儿现在趁地震进行报复。”

刘文华父亲躺在路旁的一块平地上,见我们赶来,忙坐起来,一把抓住背枪的儿子:“文华,我的儿啊,文忠遭了那小子的暗算啦,你快为他报仇啊!要不,我死不瞑目!”刘文华呜咽道:“俺爸,您别说了。”围观的邻居一个个面面相觑,不吭一声,静观这场戏作演。

我拉开刘文华,面对复仇的老人说:“刘大伯,我是文华的战友,特地为此事来的,谁胆敢杀人,我们决不饶他!不过,事情真相没有搞清楚之前,请允许我们找人了解清楚再说,否则是要闹出乱子的。”邻居也附和着劝说:“对啊,应该了解清楚。”刘大伯精神一振:“好!你也帮我们。”我端着枪:“一切为了搞清楚事实真相。”我叮嘱刘文华:“一定要冷静处理此事,千万不能蛮干。”刘文华微微点头:“我会正确对待的。”

麻杆儿家早已坚壁清野,能跑的跑了,能躲的躲了,只有麻杆儿母亲一人绷带吊着胳膊,坐在破碎的屋门前。我走到她的面前,柔声道:“大娘,你儿子呢?文忠究竟怎么被砍的?你知道这些情况吗?”她结结巴巴的声音直往外抖:“文忠究竟被谁砍的,我很难说清。我家麻杆儿,不可能,绝不可能砍文忠……”刘文华忙说:“俺大婶,麻杆儿呢?我同他谈

谈,决不伤害他。”麻杆儿还没反应过来,刘大伯手握一把铁锹插上来吼道:“你儿子哪儿去了?快说!不说,我就扫荡你们全家!”麻杆儿见几十年一向和和气气的邻居竟然摆出决战的架势,不知如何对付为好,只得使出妇道家柔弱的办法,“扑通”跪到在地,哀声道:“俺大哥!我求您了。千万别动武!”

我抓住高举的铁锹,劝说道:“大伯请息怒,有话慢慢说。”刘文华抱住父亲:“俺爸,您老千万不能动手,咱有理走遍天下。”理智软化着刘大伯,高举的铁锹终于垂落下来。一波方平,一浪又起。突然,一个蓬头垢面的青年手持菜刀出现在废墟一侧:“哼!还想在老子头上拉屎撒尿,我麻杆儿现在可不是好惹的!有种的来吧,我跟你拼了!”刘大伯即刻双眼充血,挣脱劝解的儿子,挥起铁锹直指对方:“好小子,你有种别跑!”我猛地抱住刘大伯,刘文华插在铁锹和菜刀中间:“你们有话说话,谁也不准动手!”麻杆儿乘机跳起来抱住自己的儿子:“你要动手,就先砍我!你要动手,我就先死给你看!我求你了,儿啊!”

一个紧握铁锹,急为其子报仇。一个手举菜刀,互相对峙,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四周一片死寂。我寻思如何收拾这尴尬的场面。刘文华似乎看透了所有人的心思,首先喝道:“俺爸,您如听我这个当兵的儿子一句话,就先退下去!让我和麻杆儿谈几句。”刘大伯心想,胳膊肯定朝里拐,很快放了儿子,退到一边。

刘文华首先宣布停战,麻杆儿感到解放军战士关键时刻确实与众不同,当即把菜刀交给母亲,站出来准备对话。

我趁热打铁,从中斡旋:“麻杆儿情况,文忠告诉你好了,你如果秉公办事,不偏不倚。”麻杆儿尽管长相难看,但是说起话来格外爽快:“文忠不是我砍的!是麻脸一伙干的!”“你怎么知道?”刘文华紧问一句。

“不信?文华大哥,我陪你们去找麻脸,当面对证!”麻杆儿一字一板地说。

“那好!我们相信你。你也要相信我们。带我们去吧。”我邀请道。

10.红柳园再突重围

白墩子是一个小村落,沿街有几座泥巴房,村口有一个小庙和一个高高的土堆。程世才刚命令部队休息、烧水做饭,忽听远方传来一阵阵马蹄声。我举目望去,只见戈壁滩上风尘滚滚,几千马家军骑兵晃着寒光闪闪的马刀,狂呼乱嚷着扑来。程世才、李先念立刻下令全军撤到村外,抢占沙滩上一道灰色的沙岭为掩体,对敌骑猛烈射击,一排马匪被我们射倒后,他们马上改变阵法从两翼包抄过来,交叉的火力步步进逼。

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猛听得一声战马的狂嘶,程世才高举快慢机,骑着大黄马率先冲出沙岭,厉声高呼:“同志们,冲啊!”带着警卫员杀入敌阵。全军将士见军长英勇,便齐声呐喊、奋勇冲杀,我们采用排枪射击,打退了马匪一次又一次进攻,从清晨一直打到黄昏,残阳将血染的戈壁映得鲜红鲜红。天黑前,我们终于击溃了左翼的马匪,突围至距白墩子50里的红柳园。

红柳园乃是西进新疆的必经之地,仅有几栋矮小的泥巴房,周围全是青沙石的戈壁,风化的岩石沙丘、干涸的河床上,一丛丛红柳在迎风摇曳。

我们前脚刚到红柳园,马匪即尾随而至。双方又激战两个小时,部队子弹差不多打光了,我们就用刺刀、大刀拼杀。马匪占据着有利地形,向我们发射迫击炮,但是炮弹落到沙堆里没有爆炸。大约晚上8点多钟,马匪越来越多,他们打着古怪的唢呐,先是集团冲锋,将我们的前沿阵地突破,继而前、后、左、右穿插,把我军切割成块。惨淡的星光下,到处是人喊马嘶,枪声、刀砍声汇成一片。我们子弹打光后,便狼奔豕突、砸石块,作殊死格斗。我们正杀得天昏地暗,隐隐约约听到程世才在高喊:“同志们,赶快分散冲出去啊!”我一愣,忽闻背后风响声,急忙向前一跃,一个马匪挥刀而下,我趁其砍个空,迅捷地给他一个连发,乘势冲出了包围圈。

我们这一块仅冲出5个人,其中有刘寅、杨大奎、刘成义、阙子山和我,半路上又碰到了聂鑫。6个人沿着兰新公路的荒原奔跑。夜

西路军幸存者备忘录

秦维究



渐渐深了,望着云山逸远、大漠苍茫的瀚海,我悲从中来,淌着眼泪想起了陆游的名诗:“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连续几场恶仗,我们的疲乏和饥饿自不待言,最难忍受的是找不到水喝。戈壁滩会突然升起烤人肉窝的暴热,我们张着嘴直喘气,嘴唇全裂开,鲜血一滴一滴淌下来。第三天,我们发现了一个水塘,大伙高兴得大叫:“谢谢老天爷!”猛地扑到塘边,咕嘟咕嘟喝个够。

喝过水我们精神陡增,于4月21日过了大泉,爬上了一座山包。从这儿可以瞭望对面的兰新公路,旁边有一条旱沟,一纵身就能跳过。遇上敌情,能跳沟而跑。山包上仅有一间破屋,屋里结着蜘蛛网,一片灰尘,久已无人光顾了。我们累得躺到地上就睡。次日凌晨,忽听见山下有人说话,我们警觉地操枪挨在墙边,如是马匪立即跳沟。再侧耳细听,原来是王子纲等一百多名打散的战友。我们破门而出,与他们紧紧地拥抱,王子纲递给我们一个驴腿,捶了我一下,大声地说:“放心吧,马匪不会追来了,我们前方就是星星峡。”

晨曦中,一痕金带在涌动的云层间徐徐舒展,一轮红日喷薄而出。

4月22日,我们会合后的部队继续向西前进。将近中午,前方一溜尘土飞扬,开来一辆卡车,车头插着一面红旗。车上跳下几位军人,为首一名军官热情地伸出双手:“呵,我们是盛督办派来接你们的,上车吧。”原来,新疆军阀盛世才当时在苏联帮助下,实行反帝、亲苏的政策,与共产党搞了统一战线。在我党的交涉下,盛世才答应将西路军余部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去,故有上述一幕。

我们乘车很快到了星星峡。星星峡又是一处由甘肃入新疆的要隘,甘新公路从群山中穿过,此乃古玉门关、阳关衰弱之后,古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关口。

在友军营房,我们一照镜子简直成了黑鬼,身上的衣服烂得一条条,露出的皮肉沾满了斑斑血迹,成团的虱子在破衣上蠕动。友军打来热水,我仅洗把脸,盆里的水就成了泥浆。